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十五)

于 明 译

田小娜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法〕罗布莱斯	
石竹花	员
〔法〕特里奥莱	
阿维尼翁的情侣	员
〔法〕罗伯—葛利叶	
海滩	愿
〔法〕贝克特	
逐客自述	愿
〔法〕维 昂	
蚂蚁	员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一个法国的夏天	员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西尔瓦尼子爵之死	员
〔法〕勒·克列齐奥	
未见过大海的人	员
〔法〕马格丽特·尤瑟娜尔	
死者的乳汁	员
源氏亲王的最后一次爱情	员

石竹花

〔法〕罗布莱斯

“别害怕，小姐，您不会被这些家伙辨认出来的。”

吕西安娜根本不怕。占主导地位的是她心中一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既好奇又讨厌。她看着穿制服的警察把室内一堵墙壁完全清理干净，然后正对这堵墙放了两盏聚光灯。真想不到假期完了，她当晚就要离开巴塞罗那时这种事竟发生了！三个侦探中一个黑发棕肤的瘦子，名叫阿尔韦的，假装一副殷勤讨好的样子，使她感到很不高兴。

“他们根本不会知道曾被一双这么美丽的眼睛打量过！”

荒唐！她觉得热，后悔起先说话过于冒失，这时过道里传来窃窃私语声，有人走动。如果事态恶性发展，这些侦探决定留她进一步调查，那她就不能脱身去乘火车了。这班列车在她脑海里出现，终于挡住眼前的印象，叫她难受得透不过气来。

“五分钟之内所有都会结束。”阿尔韦用塞维尔地方口音说。

吕西安娜的脸色确实表现出不安，竟使这个蠢货感到应该让她宽心？她坐在房间中间一张草垫椅上，位于一行聚光灯后面，交叉两腿，仔细开始涂抹口红，并不因此停止在粉盒的镜子里观察来来往往的警察把预备工作做完。

她想：“下一次我必定要不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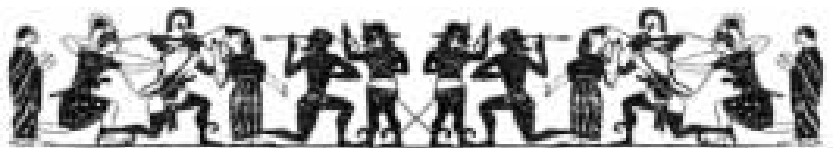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 员 —



事情从昨天夜里开始。七月的天气闷热难受，吕西安娜起身到旅馆的阳台上乘凉。阳台对面的马路此时早已无人迹，只是有少数驶向码头的卡车经过。她在栏杆上俯身，一边品味从海上刮来的微微凉风，一边回想她三周的假日，其中一半在丹吉尔的朋友们家中度过，三个星期过得这样快……她沉思时，也许只有两三辆车子驶过……楼下沿着一排树木碎步疾走的那个人没有发现她的身影。她感到奇怪，又目送他跑过去。他到了报亭前，从衬衫里抽出一张纸，顺手打开，可能使用一桶浆糊，几下干脆利落的动作，把传单贴在墙上。吕西安娜靠十字路口上空路灯暗淡的光线，在这张传单上读出一个粗体词：人民。其他字母隔着这样的距离看不清。吕西安娜刚刚明白这个小插曲的意义，便听见一声小声唢呐。陌生人也注意到了警告，向林荫道下方转过脸去，那儿应有他一个伙伴在放哨。他出于本能，抬起头朝阳台望了望。吕西安娜张惶失措，在他一头酷似贝雷帽的浓密头发下，勉强看清他的面容。那陌生人早已逃跑，动作灵活得让人吃惊。就在此时，从一条横路上突然开来一辆黑色警车，毫不犹豫地拐向旅馆，车灯全部亮着。在夏季遮盖天空的轻雾下，寂静的街道突然有紧张的气氛了。汽车沿人行道开来，到报亭前面停住。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下车，扑向传单，愤怒地把它扯下。吕西安娜听见撕破纸张的声音。汽车的前灯就象两只咄咄逼人的大眼珠。搜捕重新开始。海港里，遥远的地方，有只拖轮急促地鸣了一下汽笛，好像要唤起注意。吕西安娜有点冷，拉紧睡衣的上衣。这时一声枪响，听起来很近，干脆，没有回答。

清晨，在旅馆的饭桌上吃早饭的时候，一个嘴唇苍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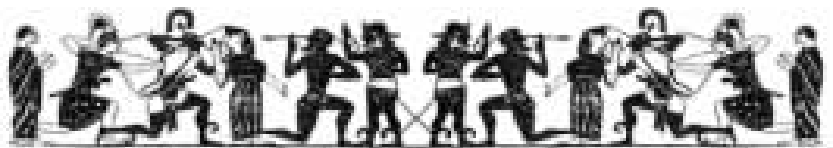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 圆 —



病老头暗示把他吵醒了的枪声，还有几个人也听见了。吕西安娜不假思索地描述了她目击的事，一个男人贴了一张传单，显然是颠覆性的。警察死劲追捕他。枪声可能跟这件事有关。当下众人没有提问和议论。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使吕西安娜有点感到意外，可她未放在心上。一小时以后，她正打算出门，侦探阿尔韦由他一个同僚伴随，在女经理露兹夫人异常密切的注视下前来询问她。这时吕西安娜已有戒心，说她首先由于光线不足，其次由于一切进展得太快，不能提供这个人的任何体貌特征。阿尔韦仿佛相信了。但他端详着吕西安娜，微笑中隐约带点嘲弄的意味。当他决定上楼进她房间的时候，吕西安娜抗议了几句，可他让女经理陪同前往。吕西安娜跟着他们，毫不掩饰一种不满的情绪，侦探见了似乎觉得可笑。从阳台上，阿尔韦久久观望那个报亭，以及沿人行道种植的那排树木，沉默不语。看来一切已告结束。

下午，吕西安娜从游泳池回来，发觉两个侦探待在旅馆的门厅内。他们大约等她已等了好久，身边一只烟灰缸里烟头都盛不下了。开始，阿尔韦尽管出示了盖有公章的证件，吕西安娜仍拒绝跟他们走。但是阿尔韦始终陪着笑脸，恳切地挽住她的胳膊。得啦，这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没什么特别的，不过占用她几分钟的时间。

忽然，两盏聚光灯亮了，尽里面那堵墙变成白晃晃的一片，让人难以忍受。被推进室内的人们受到这道强光的折磨，眨巴着眼睛。他们一共八名，穿着都非常普通。有几个装出一种无所谓的表情，另外几个好像忧心忡忡，忐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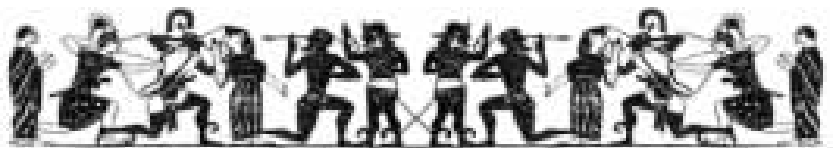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安。只有一个显得从容自在，左起第三名，一个长着三角脸的年轻人，狡黠得像只屋檐上的猫。这正是张贴传单的人。他在磨损的上衣小口袋上面佩带一朵有斑点的白石竹花蕾，这种优雅的装饰有点奇特，然而符合他戏弄的目光和噘嘴的神情。别人糟蹋了他的时间，他竭力尊严地忍受这种轻微的不快，不加指责。这正是他，昨天夜里见到的陌生人，肌肉干瘦，头发浓密……年纪和吕西安娜相仿：二十六至二十八岁。他有两只粗壮的手垂在胳膊底下，紧贴着身子，保持看守要求的姿势。八个嫌疑犯就这样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站成一行，头昏眼花，眼睛疼痛，眨着眼皮，有几个人似乎在寻找阴影庇护下的吕西安娜。她感到惭愧，透不过气来，可她懂得，既然发现了真相，就必须控制自己的神经。尤其不要过分注意他，不能显出激动的情绪。她把头扭向排尾，全身的血液涌上咽喉。她想立刻宣称，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叫她想起警方追查的对象，却偏偏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侦探们站在她椅子背后等着。他们也许以为她全神贯注在仔细权衡她的选择。他们会将她的沉默作有利于他们的解释，这种想法叫她受不了。她的目光从对面八个人的脸上一个接一个地扫视过去，这些面容显示出世上的一切不幸，除了那个戴石竹花的年轻人，尽管他同伙伴们一样保持顺从的姿态，按照命令脑袋挺直，胳膊下垂，两脚并拢，他的表情却似乎在蔑视她。

“怎么样？”矮小的阿尔韦问，“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您见过的？”

她耸耸肩膀，无法回答，几乎要哭出来，可拼命挣扎，竭力想显得轻松自在，没有不可告人的想法。

— 源 —



在两盏聚光灯的照射下，那个佩带石竹花的男子浓密的头发发出反光，好像戴了一顶帽盔。在他看来缺乏表情的脸上，透出一种会心的微笑。

“那边，……仔细看！穿蓝色工作服的”

阿尔韦指着戴石竹花的邻人，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司炉的小伙子，目光不善，脸颊干瘪。

“我们也是在您旅馆旁把他截住的。”

“我说过并未看清他的面容。”

“没关系，”阿尔韦的语气有点不耐烦了，“还有侧影，姿势……”

吕西安娜恨他了。他太会瞎编！一次普通的例行公事！这样场面，还说是普通的例行公事！她站起身子。她知道自己的脸色十分苍白，因为她的脸颊、嘴唇是干燥的。阿尔韦好像很注意她的所有反应。她为了转移这种怀疑，做了一个洒脱的动作，表示她认为这次作证已结束，没必要延长了。

“再等一会，小姐。另一个呢？”

“那个老头吗？”

“左边，戴石竹花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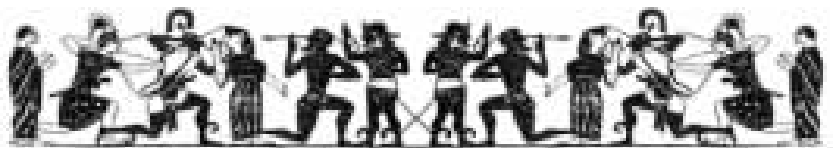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噢，不是的！”她说。

就在同时，她知道没有控制好回答的语调。她以为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了，沉闷的寂静中只有阿尔韦一个人的声音，既轻慢又低沉：

“嗨！您的口气很肯定！那么应当得出结论：跟这个人相比，您对我们的搜捕对象有一定的印象，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不清楚。”

吕西安娜吃了一惊。这个阿尔韦是老手，惯于作这样的

— 缘 —



对质，诡计多端，能操纵有所保留的证人。

“这样浓密的头发，我想必不会不注意到的。”这回她一边用诙谐的语调说，一边走到阿尔韦身旁。阿尔韦正在吸烟，他举手到嘴边的时候，一只戒指像信号一样闪闪发光。

“完了吗？”她问。

侦探不回答。他抽着香烟，思索的表情和在阳台上一样，但他的沉默叫吕西安娜不安。两盏聚光灯架在钢杆顶端，使空气变得火烧火燎，把大厅分成显明的两个区域：一个是吕西安娜和警察们所在的阴暗的地带，另一个是八名嫌疑犯站着的亮得令人受不了的地带。嫌疑犯中有的皱紧眉头，有的假装无动于衷，只有那个戴石竹花的青年一直显得从容自在，目光里带有揶揄的意思。若他被揭发出来，警方等不到把他送进监狱关上几年，为了让他招出同伙，就会将他活活打死。想到这儿，吕西安娜吓坏了，再也受不了这种考验，义愤填膺，打算提出抗议，可是出于谨慎的本能忍住了。况且，那个矮小的侦探又用虚伪的声调开口说，好像话中有话似的：

“可看来您对这个人比对别人更关心？”

吕西安娜不由做出一个轻微吃惊的动作。她努力用一种略带嘲笑的口气说：

“我吗？……噢，我喜欢他的头发。”

阿尔韦也笑了，这种笑容再次加深了吕西安娜的疑惑。她犯下一个错误吗？显现了微妙的心事？这时侦探一边向她俯下身子，装模作样地套近乎，一边说道：

“这位年轻的参孙总会有一天找到他的达莉拉的……”

“好了吧？”她马上截住话头，隐约感到被这种影射羞辱



了，特别决心了结此事，生怕被对方引进什么陷阱，不由自主地出卖那个戴石竹花的青年。她转身向着侦探，又问：

“完了吗？我可以走了吧？”

“当然行。”

眼下他的表情很坚定。吕西安娜朝门口走去，那里有两个卫兵站岗，双腿劈开，手放在背后。她一见这种人心中就产生轻微的惊慌。或许这只是侦探的一个花招，想让她极度烦躁，从而一时疏忽而自我暴露。但是不对。人家让她出去了。阿尔韦跟她走到过道里，拿一些叫她难堪的交际场上的俗套向她表示感谢，她干脆回答说：

“您没有什么可谢我的。”

他们俩穿过一个面向内部庭院的开阔的大门洞。阿尔韦的脸被侧面照来的光线照亮，忽然显得不那么阴沉了，由于黑白过于分明而近乎粗暴。

“为什么不接受我的感谢，小姐？您以正直的方式与我合作了。我可以假定，我希望，您如果认出那个坏蛋，也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对我告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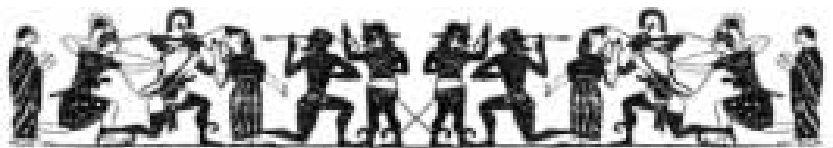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他走得稍稍靠后一点，脚后跟在大石板地上发出响亮的声音。吕西安娜想抗议。她觉得怒不可遏。就在要回答的同时，她控制住自己，保持沉默。

“不是吗？”侦探用他随和的声音补充了一句。

这儿便是陷阱。假如她公开表示出她的敌意，她的反感，谁说得出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情况不是这样。”她终于回答，两人恰好都走到楼梯边上。

“您不要回避。”阿尔韦说，这次神情狡狴地笑了笑。



危险，危险，真危险！吕西安娜在脑子里反复琢磨这句话，集中智力保持戒备。

“在最佳的情况下，您会认出并……揭露他？”

结束前小小的克制，吕西安娜听出这句问话中阴险的挑衅意思。她向下面望去，看见一个卫兵在最后一级阶梯上站岗，挂武器用的肩带斜挎在胸前。

“为什么不呢？”她说。

侦探似乎花几秒钟时间思索这个回答，右手扶在栏杆上。

“好极了。”他终于说，但并不真正信以为真。

吕西安娜觉得她的神经快支持不住了，突然她听见自己问道：

“您马上要放掉这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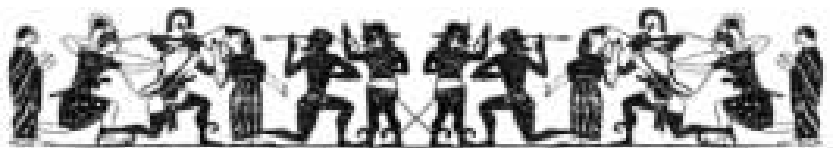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冒失！提这样的问题，虽然语调冷漠，不也显示出一种同情叫人起疑吗？阿尔韦点了点头，像她一样地回答说：

“为什么不呢？”

最好不要再坚持。吕西安娜真想跑着冲下整座楼梯，但她克制住了，略微迟疑之后，强作镇静地起步。在下楼的全部过程中，她觉得侦探俯身在栏杆上继续观察她，目光对她紧追不舍。

她一到街上，就穿过马路，等着流动兜客的出租汽车经过。这时她看见那八个人也出来了。他们互相不说一句话就分道扬镳，显然急于离开警察局大楼，甚至没有看见对面人行道上的吕西安娜。戴石竹花的小伙子呢，他先点燃一支香烟，随后以杂技演员的舞步走开。

吕西安娜终于回到旅馆，在房间里闭门不出，直到傍



晚。然而，在列车出发之前很久，她就和露兹夫人结了账。露兹夫人简要地影射了白天的事件，可没有强调。她说得更多的还是关于旅途平安的祝愿，同时提醒说，她已为吕西安娜订了一个靠窗口的好位置。

吕西安娜抵达车站时，夜幕已经降临。一个蔚蓝色的轻松的夜晚。“更多的教士”，一张布告上写道。她一见这张布告立即回想起隔夜的传单，同样有一个血红色的字让她触目惊心。

少女走到站台上，开向法国的列车才挂好钩。她整个下午忧心如焚，看到动身的时间将近，这才松了口气。一个扩音器大声断断续续发出一些听不清的话语，仿佛在这些话的激励下，空旷的车站大厅里有些人影在走动。

她的那间车厢是空的，甚至没有灯光。而且整个车厢也还没有乘客。吕西安娜用露兹夫人交给她的车票，寻找她的座位，终于找到了，但被一样东西吸引了注意力，一开始看不清是什么。她又气恼又惊讶，按了按门上的开关，开花板下的灯光照亮了放在座席上的一盒有斑点的白石竹花。

这是些十分新鲜的花，用一根酒椰叶纤维扎在一起，发出春天的气息。吕西安娜急忙放下窗玻璃，仔细观看旅客熙来攘往的月台，可是似乎没有人特别看她。两位老太太艰难地爬上车厢，士兵们在饮水龙头处灌水壶……一辆火车头在另一条轨道上无声无息地滑动着，扩音器继续叫喊，仿佛在一片黑暗的荒漠里发表通告。事实上，这不是一片荒漠，吕西安娜现在知道了。她因为心里暖呼呼而体会到的，这股暖流升上她的喉头，把她从压迫的重负下释放出来了。她就这样手捧着鲜花，站在窗前十分显眼的地方，直到列车开动。

— 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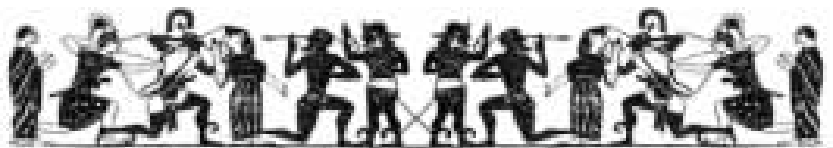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阿维尼翁的情侣

〔法〕特里奥莱

我一直十分喜欢朱丽埃特·诺埃尔。她年轻美貌，温柔可爱。有人说我对女人心肠软，在我的眼里，她们都很漂亮，多少都有动人之处。确实，只要她们皮肤白洁，头发光洁，手指柔嫩，或者脸上有个小酒窝，我就认为有几分姿色了。但是，你们可以相信，我对朱丽埃特却一点不是出于偏爱——她的美貌的确使人倾倒，就如电影里漂亮的女打字员那样：柔软光亮的秀发，长而密的睫毛，穿着贴身毛衣和超短裙，脚蹬高跟鞋，显得亭亭玉立，落落大方。正巧，她也是打字员，并且是第一流的。因此，她很快就从厂里二十个打字员之中被挑选出来，当上了工程师马丹先生的秘书，接着又成为工厂大老板的私人秘书。她这样飞黄腾达，就像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演员忽然变成了大明星。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次工厂的董事开会，速记员正好没来上班，大家急得没有办法，只好让朱丽埃特临时代替。没想到她干得很出色，不但记下了所有的长篇发言，而且连会上的争论也都记下来了。老板非常欣赏，便决定留下她给自己当秘书。为此，马丹工程师非常伤心。

朱丽埃特的模样很漂亮，她的照片完全可用作畅销杂志《玛丽·克莱尔》的封面。可是，她正派、庄重，让人感到凛然不可侵犯。她到飞机制造厂两年了，尽管新年时厂长送给



她冰糖栗子，她过生日时又送了鲜花，可是没有人怀疑她和厂长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厂长是装甲部队将军退伍的，很有风度，常常穿着黑呢上衣和高级条纹裤子，佩戴一条三级荣誉勋章的玫瑰样绶带。）厂长是个众所周知的老色鬼。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个已经有了妻室的人曾委婉地向她说过要娶她作小老婆，更没有人知道马丹工程师向她求过婚……对于这些要求，她都非常婉转而巧妙地拒绝了，而且仍像平常一样继续干她的工作。老厂长觉得她颇有点像性格倔强的克拉丽莎·哈洛。但又觉得这样比喻欠妥，因为这岂不是说来厂前朱丽埃特就投进了洛弗莱斯的怀抱吗……总而言之，朱丽埃特是全厂公认的美人儿，虽然她待人态度冷漠，甚至带有几分让人捉摸不透的神秘色彩，但这倒更加增添了她的魅力。

其实，在她身上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她出生在巴黎一个职员的家庭。有三个妹妹，一个哥哥。父亲被派往阿尔及尔任职时，她也跟着去了。母亲死后，因为家庭经济拮据，阿琳姨妈愿意收养她，于是又回到了巴黎。但她并没有长期靠姨妈生活。十八岁那年，她成了一位律师的打字员。一年后，她故意说有病辞掉了这个工作。阿琳姨妈看到她日渐消瘦，气色也不好，信以为真，善良的姨妈从不愿查问她的私事，也从不问她：“你的眼圈怎么红了？怎么吃不下饭？”而是坐在火炉旁低着长满银丝的头，一面用心地织毛衣（朱丽埃特穿的毛衣全是她织的），一面对外甥女说：“我把你的晚饭放在火炉上了。有你爱吃的奶油点心……”她的身后有一个高高的座钟，如一把长柄的小提琴。一张大写字台闪闪发亮。小圆桌上放着朱丽埃特的餐具、盘垫和餐巾之类的东西



……在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里，朱丽埃特的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气色也慢慢好转。当时她还不满二十岁。

一天，她向阿琳姨妈提议收养一个孩子。老太太放下手中的活，摘下眼镜，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那敢情好！……可能将来你和我一样，也是个老姑娘，还是早些领个孩子吧。”之来，朱丽埃特领回一个一岁的西班牙男孩。他身上裹着襁褓，是从西班牙的一列起火的火车上被救出后送到巴黎来的。她们俩没用什么脑子，就叫他若泽。

当时，朱丽埃特已经在飞机制造厂工作了。每天，她比以前更急于回家。为了不让小家伙一人在家里，她和姨妈连电影也不看了。朱丽埃特高兴极啦，除了小若泽，什么人她都不想见了，当然，自己的亲人这不包括，特别是她非常尊敬的、有些鲁莽的哥哥……

不久，战争爆发，大家分别逃难……朱丽埃特和阿琳姨妈带着小若泽搬到了里昂。朱丽埃特在一所报社找到了速记员的职务。

在夜里，老鼠简直闹翻了天。它们好像在向这所房子发动攻势，狂奔乱跑，上窜下跳，把屋里的东西弄得东倒西歪，打翻在地。真是肆无忌惮，睹若无人……

但，天刚蒙蒙亮，屋里就变得静悄悄的了。过了不久，窗玻璃开始闪烁着亮光。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往窗外望去，大地被皑皑的白雪掩盖着，好似一块刚熨过的大白桌布。雪地上没有人影也没有兽迹……。一个女人独自在山区的一间屋子里过夜，真得有些胆量才行。她从铺着单垫的桌子上爬了下来，在睡衣外面披了件大衣，哆哆嗦嗦地蹲在壁炉旁。所幸炉膛里还有余火，稍微拨弄一下，火苗就又旺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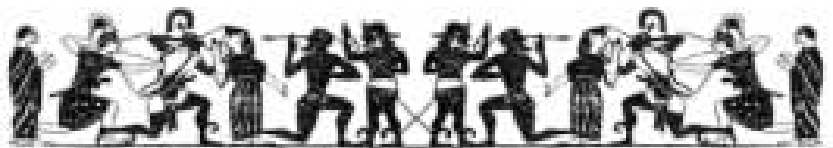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她捧着一杯热茶，用来暖自己冻僵的手，心想：“他们也真放心，让我一个人到这种地方来！”

这间屋子很大，天花板却很低，房梁虽因年久变黑了，却仍旧坚实如铁；破旧的墙上只有一扇一米见方的窗子。冷风从已经脱落的地板缝里嗖嗖地钻进来……屋里有一张桌子——她就是在那上面睡觉的——还有几张缺腿的凳子。……这是一所早已荒弃了的农舍。周围虽然还有几家有人居住的房子，但这些房子看上去也全像是石器时代建造的，而她住的这间农舍就更像土匪窝了。

年轻女人紧贴着炉火，恨不得钻进炉膛里去热呼热呼再穿衣服。冷得真让人受不了！她开始对着装在手提包里的小镜子梳头。炉灰不断地落在头发上，她看见沾在鼻尖上的炭灰，不由失声笑了起来。她穿好大衣，戴上贝雷帽……

她锁了屋门，把钥匙藏在屋边的面包炉中，炉膛已成了垃圾箱，堆满破烂炊具碎瓶、旧鞋。院子里，大石板铺成的平坦的路面上掩盖着一层白雪。雪水像棉条一样从屋檐上滴落到一只石盆里，盆子四周挂着一串串冰花。她回头看了一下，深深地被这幅巨大而秀丽的画面迷住了：不远一所坐落在山坡后面的宽敞而矮的农舍，它既不招惹过路行人的注意，又能避开山风的袭击，红瓦屋顶因为久经风霜已经凹凸不平了。远处是逶迤重叠的山峦。当她迈步向前走的时候，好像那一座座大山也伴随着她在前进。她顺着山坡往上爬，在身后的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了一串小巧的脚印。她那像孩子般红润的脸蛋和水灵灵的大眼睛变得愈加迷人了。一晚的疲倦被清新的空气一扫而光……她顺着山路来到一个小树林，然后拐进一条小路，向树林的深处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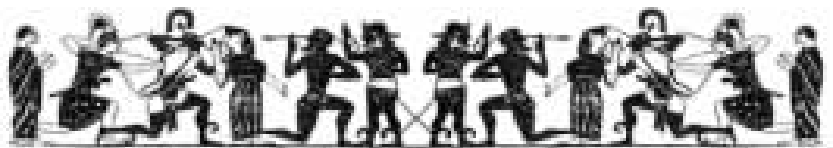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 猿 —



大雪掩盖的树林里清香扑鼻，仿佛从干净的衣橱里散发出来的香味一样。天气晴和，若阳光再强一点的话，挂在枝头上的美丽、晶莹、形似花边的冰凌就会全部融化。雪是非常公正的，它掩盖着所有裸露的树枝和针叶……走出树林，就是山的背坡。这里的景色全然不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山谷和远处荒秃的高山。有的山坡上没有全被积雪掩盖，黑乎乎的，高低不平的土地露在外面，好像一张张胡子没有刮干净的面颊。隐约可以见到有几户农家……姑娘走过搭着个小窝棚的耕地，上了一条大路。山岗上的石块和白雪覆盖着的山坳，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非常耀眼。羊群在山坡上不紧不慢地走动，啃着枯草。几个牧羊女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正在织毛活儿，此时视线全落在这位过路姑娘的身上。她们的衣服全是黑色的：黑圆顶帽、黑披肩、黑头巾。牧羊狗一面追赶路人，一面欢快地吠叫着，然后跑回来接着守护羊群……

姑娘下了山，踏上一条笔直的大路，它向远处延伸过去，仿佛有意要甩开对面的大山一样。她走了一段路以后，眼前出现了一所灰白的房屋，那颜色就像屋顶上的炊烟……道路变得十分泥泞。房屋两旁是高高的麦垛，一直堆到门口。院子周围没有围墙，只有一扇栅栏门。庭院的泥地上麦秸撒满了。木柴堆得齐屋高，有几捆已经掉下来。大铁锅里盛满了猪食。一群母鸡在院子里悠闲自在地觅食，火鸡则自成一群在院子的另一头休息。看家狗发出嘶哑的吠声，可并不扑向来客，而只是为了通报主人有生人来到而已……从屋里走出来一个胖女人。她头戴着贝雷帽，丰满的胸脯裹着一条毛线披肩。姑娘想：应该就是这儿。

— 源 —



“您好，太太，”姑娘说，“您是布尔热瓦夫人吧？我叫罗兹·图森，是多米尼克让我来的。”事实上，这个姑娘就是朱丽埃特·诺埃尔。她装得多么像啊！

那个胖女人马上忙碌起来。

接近十一点钟的时候，她的丈夫回来了。夫妇俩长得很相像：圆圆的脸，宽宽的肩膀，眼睛炯炯有神。饭桌边围坐的五个孩子，以后准会长得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魁梧。午饭时，朱丽埃特和他们一家一起喝了肥肉汤，吃了白奶酪，还喝了红葡萄酒和一杯粗质的大麦茶。这天，布尔热瓦夫妇带着她拜访了另外两户农民。他们和布尔热瓦夫妇一样对客人非常热情。朱丽埃特感到在他们中间就如回到家里一样。她没想到自己居然和农民还有共同语言，因为以前她很少与农民交往，（只是到山区度假或在农村问路时才有过一些接触）。她本以为很难和他们说明白。事实上布尔热瓦夫妇却能清楚地理解她所说的一切，他们和她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法语。另外两户农民全是一样。好客的主人用肥肉汤、白奶酪、红葡萄酒和大麦茶招待了朱丽埃特，之后大家围坐在火炉旁，她又把那件事情向他们重复了一遍……

所幸晚上有月亮。朱丽埃特能辨认往回走的路。因为喝了酒，身上热呼呼的，加上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她心里非常的高兴。一九四二年的冬季一点也不冷，可能是个好的征兆。月光如洗，洒在广阔的原野上，夜色是这样美，以致朱丽埃特忘记了害怕。她真不想回去。这样迷人的月夜，有哪个年轻人愿意回家？……可，那是指幸福的情侣，而她并不在其中！她不禁想起了和恋人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她走近小树林时，忽然听见“咚”的一声，仿佛一个沉重的躯体跌

— 员缘 —

